

朱利安·巴恩斯《柠檬桌子》中的老年叙事与伦理关怀

孙雪雪 (Sun Xuexue)¹, 冯军霞 (Feng Junxia)²

摘要: 英国当代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其代表作《柠檬桌子》中, 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以回忆为主要内容的叙事话语, 表现一种对生命的维系的渴望; 在对性、衰老和死亡关系的描写上, 表达一种对衰老和死亡抗争的老年生活态度; 并进而以老年群体对爱与欲望的追求, 传达他对老年群体的伦理关怀。这种老年叙事特征和表达赋予了该书极大的社会意义, 引导社会遵循更符合当代价值观的老年伦理来对待老年群体。

关键词: 朱利安·巴恩斯; 《柠檬桌子》; 老年叙事; 伦理关怀

Title: Narrative of Aging and Ethical Concerns in Julian Barnes' *The Lemon Table*

Abstract: In his masterpiece *The Lemon Table*, Julian Barnes, a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expresses a longing for the sustenance of life with his uniqu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discourse with memories as the main content;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uality, aging and death, it expresses a gerontological attitude of fighting against aging and death; and then through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desire of the elderly, he conveys his ethical care for the elderly group. This narrative feature and expression of old age gives the book great social significance, guiding the society to follow a gerontological ethic that is more in line with contemporary values in getting along with the old people.

Keywords: Julian Barnes; *The Lemon Table*; narrative of aging; ethical concerns

引言

叙事老年学 (Narrative Gerontology) 的概念最早由盖里·尼恩 (Gary Kenyon), 扬·埃里克·鲁斯 (Jan-Eric Ruth) 以及威尔海姆·马德尔 (Wilhelm Mader) 在其一篇名为《叙事老年学的要素》(Elements of a Narrative Gerontology) (1999) 的文章中提出。他们将文学叙事学与老年心理

¹ 孙雪雪 (Sun Xuexue): 广州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电邮: 1278479591@qq.com。

² 冯军霞 (Feng Junxia) (通讯作者): 广州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高等教育。电邮: 93241412@qq.com。

学融合，把叙事老年学描述为老龄化领域的“根基隐喻”（root metaphor）或者启发式方法（heuristic），强调老年叙事能力对生命意义重构的决定作用。作为一种根基隐喻，老年叙事学旨在汇集我们关于老龄化的见解以及研究老龄化现象的方法。在这些见解中，最重要的是阐述“生命即故事”（life as story）这一隐喻对老龄化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影响。

兰德尔和麦金（Randall & McKim）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并在《阅读我们的生命：老年的诗学》（*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2008, p.21）一书中创新性引入“自传式意识”（autobiographical consciousness）概念，强调老年叙事能力对生命意义重构的决定作用。作者在开篇即确立叙事在人类存在中的本体论地位，指出生命本质上是一种叙事现象。这一论断强调老年阶段特有的“生命回顾”（life review）不仅是一种回忆行为，更是一种将离散事件编织为连贯情节的再故事化过程，从而展现叙事如何赋予回忆以开放性和无限性的（p. 205）。通过“生命文本”（lifestory）隐喻，作者揭示老年人如何在叙事中实现对时间的折叠，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并置于同一叙事平面。这种“螺旋式阐释和再阐释”（spiral of interpret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p. 62）打破了年轻/衰老的二元对立，使个体得以在叙事中实现“过去与现在的连贯性”（p.199）。作者在书中进一步把老年叙事置于文化语境，认为所有生命故事不仅是延伸现在、还是延伸到过去的“无限互文文本”（infinite intertext）（p. 277-278）。这一主张把老年叙事文本置于谱系学视角之下，为建构代际共享的叙事生态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这种伦理主张不仅能为代际对话建立新规范，还使老年研究从衰退叙事转向成长叙事，为积极老龄化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

朱利安·巴恩斯的代表作《柠檬桌子》是一本以衰老与死亡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作者通过 11 篇各有特色的故事，采取不同视角审视老年人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诉求，表达了其对老年群体的关怀。目前学界对于巴恩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长篇小说，对其短篇小说集《柠檬桌子》的关注较少。在对这部作品的研究中，衰老与死亡的主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不断地提及。如国外学者彼得·查尔兹（Peter Childs）关注作品对死亡恐惧的表现，指出部分故事展现了主人公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时的乐观态度以及平静状态；国内学者赵胜杰从作品中的聚焦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分析作品表达的衰老与死亡主题。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外对《柠檬桌子》中的衰老书写较为关注，而对这一书写背后隐含的作者意图并没有过多探讨。

本文借助叙事老年学的相关论点，分析巴恩斯《柠檬桌子》一书中的叙事话语和叙事主题，并进一步挖掘该作品的老年叙事特征以及其中反映出的作者对老年群体的态度。巴恩斯植根于老年问题的现代性，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话语，表现一种对生命的维系的渴望；在表现老年群体面对衰老和死亡的种种方式时，表达一种对衰老和死亡抗争的老年生活态度；并进而以老年群体对爱与欲望的追求，传达他对老年群体的伦理关怀。

一、老年叙事话语：回顾想象的记忆

在老年叙事中，回忆往往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它承载着老人们对过往岁月的情感寄托以及对曾经经历的珍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那些难以释怀的情愫。威廉·兰德尔(William L. Randall) (2011, p. 22) 从阐释学和文本的角度看待记忆，认为“记忆是文本实体”。在他看来，记忆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件的叙述总结”(p. 23)。换句话说，记忆是一个过程，对记忆的讲述会随着个体的叙述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关键在于，叙述者采用什么方式讲述记忆，这一叙述方式又表达了什么意义。在巴恩斯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作者对老年群体的记忆运行方式以及怀旧的情绪有着密切的关注。作者采用独特的叙事话语和叙事视角向我们展现了老年人的记忆在回顾过去中的运作方式以及老年人在讲述过去的话语时表现出的怀旧情绪所隐含的深刻意义。

《美发简史》通过描写格雷戈里在懵懂怯懦的男孩时期、愤世嫉俗的青年时期和逆来顺受的老年时期——这三个不同时期理发时的不同态度来展现格雷戈里的生活。作者采用蒙太奇的表现方式，以理发这一事件为主要线索，让主人公的记忆在这三个时期来回穿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限制，让过去、现在和未来，记忆、经验和想象紧密相连。通过格雷戈里对这三个阶段理发经历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视角的明显转变——从少年时对世俗的厌恶、青年时的叛逆，到老年时对世俗的融入，这种老年视角的呈现打破了常规叙事方式，独特且真实地展现了老年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生活、世俗等方面看法的变化，让读者能够深切感受到老年群体真实的生活样貌与内心世界。

与此同时，作者笔下的老年群体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烈的想象意味。如在《食欲》中，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退休牙医对妻子大放厥词，而妻子则试图通过阅读食谱书让他平静下来并唤起他的记忆。每次他在妻子念菜谱的过程中，回想起过去时，“他能把事情讲得比照片、正常的记忆都还要逼真。他……仿佛在杜撰事实的样子，俨然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似乎在编故事”(巴恩斯, 2020, p. 215)。从他妻子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牙医对于过去故事的回想带有一定想象的成分，他对过去的描述像是在编故事。

这种对于记忆想象并言说的过程，被作者塑造成一种推迟死亡的方式。透过妻子的视角，我们看到了老年人在经历记忆反复丢失又反复恢复时的挣扎。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作者对这一人物记忆运行方式的安排，作者安排每次牙医恢复记忆时都是因为他的妻子给他读了一个美食的菜谱，这是因为“他过去一直很享受他的食物”(巴恩斯, 2020, p. 215)。食物作为一种生命原料，只有食物才能激发牙医对过去的记忆反映出牙医对即将逝去的生命的挽留态度。

这一点在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沉默》中也可窥一斑。《沉默》以第一人称写成，主人公是一位八旬作曲家。他在临死之前带着怀旧的情绪回顾了自己从辉煌到落寞的一生。他提到自己年轻时充满

激情和创造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无力于追求生命之乐。在一次音乐会演出失败后，他的妻子写信指责他是个没用的懦夫，靠喝酒来逃避困难，这封信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他并未直接回应妻子的指责，但他试图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他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回到过去的辉煌时刻。他不禁感叹道：“对于作曲家来说，步入老年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巴恩斯, 2020, p. 267）。

故事中，作曲家的叙述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表现了他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时的一种矛盾心理。在现实中，他以其音乐生涯的终结隐喻着他人生的终结，以音乐的终了是沉默类比着人生的终了也是沉默，无奈说道“并不是我选择了沉默。是沉默选择了我”（巴恩斯, 2020, p. 271）。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音乐生涯和人生终结的默然接受。然而，在回忆过去时，他那带着怀旧的感伤和夸耀自我口吻的讲述却暴露了他面对身体衰老和灵感枯竭时的不甘，他自我评价道：“我的交响乐创作比贝多芬强，我的主题也胜过他”（巴恩斯, 2020, p. 269）。作曲家在“柠檬桌子”上与他人共进晚餐并讨论死亡。之所以叫“柠檬桌子”，是因为“对中国人而言，柠檬象征死亡”（巴恩斯, 2020, p. 264），在这里，“是允许——确切地说，是必须——讨论死亡的”（巴恩斯, 2020, p. 264）。他会在幻想自己葬礼上的情景时，鼓励自己“振作起来！死亡即将来临”（巴恩斯, 2020, p. 271）。通过主人公对回忆的讲述，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对过去辉煌时刻的留恋和怀念；在讲述现实时他所表现的挣扎状态和矛盾心理——即看似接受实则不甘，也反映了他试图推迟死亡的意愿。正如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2004, p. 19）所认为的，故事中的言语是人物推迟死亡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即使讨论的话题本身是死亡，但“只要他们能继续说话，他们就不必开始死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采用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话语来传达老年人在回忆过去时对记忆的想象性描述，通过言说过去，传达一种维系生命的愿望。

二、老年叙事主题：对衰老与死亡的抗争

《柠檬桌子》中的每个故事都涉及到了衰老与死亡的主题，作者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大多夹杂在对主人公性表现的描写上。汉密尔顿（Ian Stuart Hamilton）（2011, p. 407）在他的《老年学概论》中谈到：“对衰老的焦虑被转移到对死亡的焦虑上，而对死亡的焦虑又被性焦虑所覆盖”。由此可见，性、衰老和死亡这三个主题在老年叙事中密切关联，这一关联几乎包含在《柠檬桌子》的所有故事中。

在《卫生》中，作者通过对主人公杰克逊性痴迷的描写表现其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杰克逊虽然婚姻幸福，但二十多年来，他每年都约会同一个性工作者，并将这视为解决“卫生问题”的一种方式（巴恩斯, 2020, p. 95）。在故事中，杰克逊与这位性工作者的关系显得自然、和谐且充满信任与

默契。他们相互依存，彼此关爱，而非仅仅追求肉身的欢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周围的一切开始产生变化，他的妻子帕梅拉“开始坚持每天打扫屋子”（巴恩斯, 2020, p. 98），虽然他们的时间很多，但是“做的事情却少了”（巴恩斯, 2020, p. 98）。而他自己也变了，“当他爬上梯子清理屋檐上的雨水槽时，他发现自己开始感到害怕了”（巴恩斯, 2020, p. 98）。然而在这些变化中，在这些让他不安的衰老面前，芭布丝是“他的希望之窗”（巴恩斯, 2020, p. 97），“在他心中，在记忆中，在他的期望里，她都一直没变”（巴恩斯, 2020, p. 99）。但这段关系在一次特殊的经历中给了杰克逊致命的一击。在最后一次探访中，杰克逊发现，一直以来陪伴他的那位性工作者并不叫芭布丝，而是叫诺拉，而且诺拉已经过世。在弄清楚真相后，杰克逊感到深深的失落和悲痛。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接受他的性功能也随之老去的事实。

在这个故事中，杰克逊这位老年人，在面对生命的衰老和孤独感时，试图通过寻找情感寄托来减轻内心的痛苦，与性工作者的关系成为了他晚年生活的一种重要支撑。这种对性关系的维持是他在面对变化和衰老时维持不变状态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努力恰恰反映了他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时的焦虑与恐惧，他对性表现的关注其实是对恐惧情绪的置换。由此可见，作者对杰克逊性关系的塑造以及性表现的描写都在反映衰老与死亡这个主题。

《警惕》是另一个关于性、衰老和死亡的故事。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同性恋老顽固，他在性方面的挫败感通过发脾气表现出来。小说以 62 岁的“我”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我”是一个居住在伦敦的古典乐乐迷，经常买票去音乐厅欣赏古典乐。起初，“我”的丈夫安德鲁会陪伴左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只能独自前往音乐厅享受音乐。安德鲁在最后一次跟“我”去音乐会后表示，“他也不再想和我同睡一张床了。他说他（可能）依然爱我，（可能）依然和我同居，但是他再也不想操我了”（巴恩斯, 2020, p. 145）。在性上的缺失和挫败导致“我”对所有干扰到“我”听音乐的陌生人、咳嗽者和说话者都心怀不满。“我”的这个变化，正如安德鲁评价的那样，“从自己一个人去听音乐会开始”的（巴恩斯, 2020, p. 153）。而在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听音乐会，但“只是坐在那儿开心地听完就好”（巴恩斯, 2020, p. 152-153）。透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听众的关注，实际上是他对生命和人际关系的反思。他试图通过关注他人来逃避自己内心孤独和衰老的现实，而这恰恰也反映了他在面对生命即将结束这一现实时所表现出的恐惧和不安。这个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死亡，但我们可以感受到老年人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时的一种苦闷的情绪。

《树皮》这个故事在传达衰老与死亡的主题中，更进一步地把苦闷的情绪放大到面对不确定性的死亡时的无力和悲伤。61 岁的主人公让-艾蒂安·德拉库尔年轻时爱好赌博，之后爱上了美食。他妻子的意外之死让他意识到“所谓掌控人类生息的命运、机遇”的无常，于是他又开始研习法律，“借它们的确定性聊以自慰”（巴恩斯, 2020, p.159）。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反映了他在直面死亡无常

时的焦虑。之后他又把所有热情都放在关注公共浴室的建造上。浴场由四十位慈善家集资修建，按照政策“一名投资者死后，属于他的利息会均分给其余捐购者”（巴恩斯, 2020, p. 160）。每当有投资人去世，德拉库尔就会拿出笔记本，写下其姓名和日期，记录投资人的死亡，并盘算其他人还能活多久。他的儿子评价道：“死亡基本上是他的朋友了……只有他自己的死亡才会被他当作敌人看待”（巴恩斯, 2020, p. 162）。

为了对抗这个名为“死亡”的“敌人”，德拉库尔更加地关注养生，他要比他的同伴活得更久。在一本生理学的书中，他看到“男人健康的一个可靠标志是他性生活的频率……合适的频率——比如每周一次——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巴恩斯, 2020, p.164）。为了维持健康，他开始雇佣公共浴室里的一位名叫珍妮的年轻女服务员来满足爱欲。他的好友、公共浴室的其中一位集资人安德烈·拉格朗日让他放弃与珍妮的畸形关系，已经深陷情网的德拉库尔拒绝了拉格朗日的要求，两人不欢而散。不久后，拉格朗日去世，在其葬礼上，他才惊觉原来珍妮竟然是拉格朗日的私生女，而此时的珍妮已怀了德拉库尔的孩子。德拉库尔的晚年一直在研究法律，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比它原本应该的更没有意义”（巴恩斯, 2020, p. 172）。他对死亡一直以来的理性抗争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众人眼中的赌博恶习，于他而言“好像是对人类行为做出合乎逻辑的检视”；被当作纵欲的美食家，对他来说，“这只是一种寻找开心的合理方式”（巴恩斯, 2020, p.172）。德拉库尔发现他对生活的理性态度是不充分的，“我们总想把一切搞定”（巴恩斯, 2020, p.167），然而生命无常，天性和欲望会诱使人做出其他选择。在小说的最后，德拉库尔失去了一切欲望和爱好，也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被人发现时，他已去世。

德拉库尔从一开始对美食的着迷，进而转向对养生以及对爱欲的追求，似乎表现了在面对未知的死亡时，他所做的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筹划，反映了他在面对死亡时的能动性，更或者展现了其在抵抗死亡、维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然而，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2024, p. 55）看来，死亡是最不确实的事件，“死亡昭示了一种主体不再是掌控者的事件，一种与之相关，主体不再是主体的事件”。换句话说，在真实且具体的个体死亡面前，主体是被动性的，是无能为力的。当死亡不再作为他者之死在主体生存中投射的阴影而存在时，死亡的确实性也就消失了，主体的能动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在巴恩斯的自传作品《没有什么好怕的》（2008, p. 117）中，他也谈到了类似的看法，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但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巴恩斯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论点，即“一个被赋予更高洞察力和更完美智慧的存在……会嘲笑人类的幻觉——认为他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的”。在《树皮》这个故事中，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从面对死亡时的抗争到最终意识到死亡的不确定性的过程，展现了个体在面对死亡时的无力和幻灭的状态。

这三篇故事都透过描写主人公在生活中的苦闷，面对死亡时的各种焦虑状态，来表现老年人在

生命即将结束时所面对的种种困境。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卫生》中的杰克逊对性的痴迷，还是《警惕》中的“我”对音乐和他人的神经质似的关注，甚至是《树皮》中德拉库尔为了抵抗死亡的不确定性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都展现了老年人试图转移衰老和死亡所带来的苦闷情绪，是一种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时的抗争状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柠檬桌子》中的衰老和死亡主题并不是在表达一种绝望的情绪，虽然死亡是必然的，但人也可以活得像不会死一样，努力地去寻找跟生命建立联系、维持联系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是性、美食还是音乐。

三、老年叙事中的伦理关怀：对爱与欲望的追求

《柠檬桌子》中的几个短篇小说从老年人的视角探讨了爱情主题，暗示爱情和性并非只属于年轻人。如在《马茨·伊斯拉埃尔松的故事》里，老人安德斯的回忆贯穿始终，成为推动故事发展以及体现其老年心境的关键所在。故事中，安德斯在例行开汽船去检查木材风干棚的时候，遇到了外来的已婚女子巴尔布鲁，二人在交流中暗生情愫。然而由于各自的家庭、名声和社会地位，他们选择了隐忍和克制，没有将这份感情进一步发展。安德斯在晚年时，心中仍然对这段未曾开始的感情抱有遗憾。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写信给巴尔布鲁，希望能在临终前再见一面。然而，当巴尔布鲁来到医院看望安德斯时，她对于安德斯过于露骨和直接的爱意表达感到生气，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安德斯的感情并非真正的爱情。而安德斯在临终前所做的，也只是在唤醒巴尔布鲁曾经对他的感情。通过安德斯对这段故事的追忆，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斯在晚年时，为了弥补爱情中的遗憾所做的种种努力。虽然这些努力最终都是徒劳，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圆满的爱情的追求并非只属于年轻人。

《复活》则以大文豪屠格涅夫为蓝本，描绘了 60 岁的他对 25 岁女演员的柏拉图式的激情，曾经秉持克制生活的他，在爱情来临时，打破了这种克制，哪怕力不从心也要去追寻年轻时的快乐与激情，屠格涅夫对爱的追求反映出老年人面对情感时的热烈。在《复活》中，屠格涅夫反对将爱情与快乐等同起来，“爱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唤醒良心，满足虚荣心，甚至洁净肌肤，但它绝不会带来快乐”（巴恩斯, 2020, p. 113）。尽管认识到了这一点，屠格涅夫还是爱上了在他自己创作的剧本中扮演薇洛奇卡的女演员，然而屠格涅夫实际上爱上的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他自己创造的、虚构的薇洛奇卡，而他把这份爱当作“他最后的爱”去珍视（巴恩斯, 2020, p. 130），把它当作“他人生的最后的一场旅行，心的最后一场旅行”（巴恩斯, 2020, p. 118）。屠格涅夫明知自己爱上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人，他依然珍惜这份爱。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对于屠格涅夫来说，重要的是爱的感觉，即便那是一种以放弃为前提的爱，但却也是一种在面对老去的无奈时仍想热烈地爱一场的渴望。

在《柠檬桌子》的大部分故事中，爱情有时作为往昔美好的回忆被怀念，有时作为不可实现之事被无奈放弃，但在《水果笼子》中，爱情无关过去和未来，只存在于当下。这篇故事的叙述者是

一位 81 岁老人的儿子，他讲述自己的父亲决定离开其 80 岁的妻子，去和 60 多岁的邻居埃尔西一起生活。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是因为“生理需要”而做出这一决定后大吃一惊（巴恩斯, 2020, p. 242）。在询问了父亲一连串的问题后，他反思了自己为什么没有问及爱情，“假如父亲说：‘不，儿子，这跟生理需求没关系，我只是恋爱了’，这样会不会让我好受一些？这个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在当时看来如此难以启齿，其实简单易解”（巴恩斯, 2020, p. 245）。叙述者意识到了“青年时期的一大阴谋”，在这个阴谋下，“我们想要——抑或是需要——将老年阶段视为人生的平静期，不允许再有任何波澜”（巴恩斯, 2020, p. 245），并意识到“只有我的父亲正在拒绝玩这游戏”（巴恩斯, 2020, p. 245）。

透过叙述者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巴恩斯似乎在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到老年就应该平静下来，就应该“坦承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行动迟缓，不再血气方刚。他们的生活之火已然熄灭”（巴恩斯, 2020, p. 245）。巴恩斯似乎在向我们传达身体、心灵和性欲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和衰老，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对爱与欲望的追求即便在年老时也不会减弱。巴恩斯以儿子的视角切入，去体谅父亲虽入暮年依然渴求爱的心理，这种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巴恩斯对老年群体的伦理关怀。

四、结语

巴恩斯在《柠檬桌子》中从独特的叙事视角切入，探讨老年人在面对衰老与死亡时的种种状态，密切关注老年群体的情感需求，唤起社会对老年群体的情感关怀。巴恩斯笔下的老年人虽然都在经历着形形色色的老年困境和老年苦闷，但他们在面对衰老和死亡时，并未保持一种平静状态，而是通过性、音乐、美食等方式维系着生命的动态过程，这也引导着我们应该遵循更恰当的伦理原则去对待老年群体。通过观测《柠檬桌子》中的老年叙事话语和其中反映的伦理关怀，我们可以看出，巴恩斯以细腻的笔触描摹生命暮年时的精神微光，在突破传统老年书写窠臼的同时建构起一种存在主义诗学——衰老不仅是生理的必然，更是人类以有限肉身对抗无限时空的永恒隐喻。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代际伦理与生命政治视角，探讨在老龄化进程与智能科技深度互嵌的银发社会中，文学叙事该如何建构代际沟通机制，为技术理性主导的老年关怀模式注入具身化的人文暖流。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英国老年小说叙事伦理研究”（项目编号：GD22CWW01）的阶段性生活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Gary, Kenyon, Ernst Bohlmeijer and William L Randall (Eds.) (2011). *Storying Later Life: Issues,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 Narrative Geront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an, Stuart-Hamilton (Eds.)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Geron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lian, Barnes (2008). *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 Random House Canada.
- Robert, MacFarlane (2004). The Greater and the Lesser Pa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2): 19-20.
-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 (Eds.) (2011). *Julian Barnes: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Verl L, Bengtson and K. Warner Schaie (Eds.) (1999).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Aging*.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William L, Randall, and A. Elizabeth McKim (2008).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2020):《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
- [Emmanuel, Levinas (2020). *Le Temps et L'autre*, translated by Wang Jiaju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赵胜杰、任娜(2020):“朱利安·巴恩斯短篇小说的衰老与死亡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06): 71-75。
- [Zhao Shengjie, Ren Na (2020). “The Narrative Analysis of Aging and Death in Julian Barnes’ Short Stories”.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Universities in Shanxi* (06): 71-75.]
- 朱利安·巴恩斯 (2020):《柠檬桌子》,郭国良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Julian Barnes (2020). *The Lemon Table*, translated by Guo Guolia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